

“英雄譜”又名《三國水滸全傳》二考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英雄譜 三國水滸全傳 水滸 三國 李卓吾

1 .

筆者2012年寫〈“英雄譜”諸本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24輯)梳理了幾個《英雄譜》版本之間的關係，這部書也叫《三國水滸全傳》，首先是明末清初由雄飛館出版，每半葉上層載有《水滸》，下層載有《三國》，構成具有獨特之處，也可以說是乾隆時期(1736—1796)以後出現的《漢宋奇書》之先驅。本文將對近十年來國內外學者發表或重印的一些相關研究進行驗證。

1 - 1 .

筆者在前稿中提出的《英雄譜》版本如下：

《二刻英雄譜》(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本)

同(同朋舍《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影印本)

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二刻英雄譜》(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

同(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標題為《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

《二刻英雄譜》(前田育徳會尊經閣文庫藏本)

《英雄譜》(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即前東京文理科大學、前東京教育大學藏本)

《英雄譜》(佐賀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

除了影印本以外，共有五本。

按，京大本早已丟失了封面、序文、目錄、圖讚等卷首部分以及卷六第31葉、卷十四第42葉b面、卷十五第21葉、卷十八第23葉等部分葉子。同朋舍影印本用內閣本作補充，不採圖讚。《集成》本很可能據同朋舍本翻印，並誤解小川環樹〈解說〉而稱底本是內閣本，《集成》本最近重印並聲明底本是京大本，嚴格說這又搞錯了。此外，天一出版社影印本沒有寫明底本是內閣本。

筆者在前稿中首先討論三個《二刻英雄譜》的關係，接著談與筑波大學所藏《英雄譜》的關係，最後談到其與佐賀大學所藏《英雄譜》的關係。據此，筑波本《英雄譜》相當於初刻本，內閣本和尊經閣本《二刻英雄譜》都是二刻本的初印本，只是尊經閣本有的地方裂痕大一

點而已。京大本雖然也是《二刻英雄譜》，但屬於後來的補刊本。至於佐賀本《英雄譜》，則是名不副實的冒牌，此本雖然也稱為《英雄譜》、《三國水滸全傳》（前稿誤寫成“三國水滸合傳”），倒不如說是《漢宋奇書》的早期版本，是由聖德堂刊印的。

前稿在梳理版本關係時，以《水滸》為主，《三國》為從，因為此書下層比上層大，可見《三國》更受重視，相反《水滸》顯然問題比《三國》多（參見大內田三郎〈『水滸傳』版本考—『二刻英雄譜』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第129輯，1981年）。

佐賀本既非真正的《英雄譜》，而內閣本和尊經閣本《二刻英雄譜》又是同版書，可以將內閣本作為代表，因而問題主要是筑波本、內閣本和京大本之間的關係。下面重新介紹一下前稿是如何梳理此三本的關係。

1 - 2 .

筑波本共有二十卷，封面題為《英雄譜》，版心亦題為《英雄譜》（卷一1至5葉版心題為《合刻英雄譜》）。〔另外，封面有副題《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每卷頭題為《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不過卷尾大多題為《英雄譜》，正文之前還有些文章題為〈英雄譜辯言〉、〈敘英雄譜〉、〈三國英雄譜帝后臣僚姓氏〉等，由最後一篇來看，“英雄譜”也許主要是指《三國》，有關《水滸》的地方則題為〈水滸傳英雄姓氏〉。〕雖然現在沒有圖讚，這也可能是失傳了。〔《明清插圖本圖錄》（薄井君入營紀念會1942年版）收錄了“『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的照片，是〈汴京城楊志賣刀〉的圖像與讚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也線上公開了“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英雄譜”中“殘存三國演義部份”圖讚的照片，共有16葉；這些材料均有可能與筑波本《英雄譜》有關，待考。案香港殘葉有個地方寫道“□□□□實，忠義作先聲，箭下收功早，天心別有人”云云，這很可能相當於《二刻英雄譜》中〈曾頭市晁蓋中箭〉的圖讚“天王名稱實，忠義作先聲……”，只是撰者不同，香港殘葉寫道“項煜”，二刻本則是“劉大鞏”。〕

筑波本正文上層的《水滸》每半葉15行每行13字為主，也有不少每半葉16行每行14字的地方（卷一1 b至40 b，卷二49 a至末葉，卷六41 a至末葉，卷八43 a至末葉，卷十一48 a，卷十五42 a至末葉，卷十七〔非十六〕54 a至末葉。此外還有一些不規則的地方，例如卷一1 a為半葉14〔非15〕行每行14字，卷十一48 b 1 - 5為每行14字），整個文本接近評林本。正文下層的《三國》則每半葉13行每行22字，文本有不少地方接近夏振宇本〔即所謂二十四卷系統諸本之一〕或吳觀明本等「李卓吾評本」〔亦屬於二十四卷系統諸本〕的地方（參看中川論《『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版）。

趁此機會說明一下，中川書提倡《三國》版本分為三大系統，即二十四卷本、二十卷繁本和二十卷簡本。此書有中文版，即林妙燕譯《〈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雖然中川書在查《英雄譜》本《三國》只看了同朋舍影印的京大本《二刻英雄譜》，但關於《三國》的底本，看法可以適用於筑波本，以下再詳細講。據中川書認定，《英雄譜》本《三國》還有一些地方以二十卷繁本系統為底本；而整體來看，既有花關索（荊州認父的）故事的部分內容，類似二十卷繁本系統《三國》，又有（諸葛南征時）關索（投奔的）故事，類似一些二十四卷系統《三國》；並說一些二十四卷系統《三國》擁有的所謂十一個插入故事當中，僅收錄了五個（包括（諸葛南征時的）關索故事，關索故事本身又見於二十卷簡本系統《三國》），未收的六個故事都涉及卷二十，即最後一卷。總之，《英雄譜》作為《三國》的版

本具有獨特之處。中川先生發現並闡明十一個插入故事的重要性，對後世大有裨益，至於注重花關索或關索的故事與《三國》版本之間的關係，這可以說是繼承和發展了小川環樹的看法。

1 - 3 .

內閣本封面上邊橫寫“二刻重訂無訛”，《二刻英雄譜》之稱亦出於此。看正文，上層的《水滸》每半葉16行每行13字為主，也有不少是每半葉17行每行14字的地方（卷一1 b至38 a，卷二46 a至末葉，卷六38 b至末葉，卷八40 b至末葉，卷十五39 a至末葉，卷十七50 b至末葉），還有一些不規則的地方，例如卷一1 a為半葉15行每行14字，卷十一44 b 9 - 45 a 14則每行14字。至於下層的《三國》，基本都是每半葉14行每行22字。

簡單說來，內閣本正文每半葉比筑波本多了一行，由此可以推斷是內閣本藉以筑波本的版面重新刻版，當時為了節省木板、紙張，每半葉增多了1行，每行字數卻是一樣。那麼內閣本稱“二刻”也並不奇怪，反過來說，筑波本可以認作“初刻”本。內閣本重刻時進行拼版，很可能不是直接拼湊版片，而是用以現成的初刻本葉子黏貼在木板上刻字，同時進行了一些處理，因而二刻本部分內容與初刻本稍異，例如內閣本簡化了一些字，單數卷的卷頭下層第4行多了“明溫陵李載贊批點”幾字，卷十七46 a和50 a的《水滸》分別沒有“七尺身軀氣勢雄……”和“朔風嚴凍鬥干戈……”七絕。內閣本也有明顯的誤寫，例如將應該在《水滸》卷一32 b頭行的“吃店主曰和尚你那裡來智深曰俺”這一行卻放到32 b末行。

1 - 4 .

京大本也是《二刻英雄譜》，當然與內閣本有共同之處，如簡化了一些字，單數卷卷頭下層第4行多了“明溫陵李載贊批點”幾字，《水滸》卷一32 b將“吃店主曰和尚你那裡來智深曰俺”這一行誤放到32 b末行。

可是，京大本卻與內閣本頗有差別，例如《水滸》卷七25 a至卷八42 b每半葉15行每行13字，其中卷七25 a頭行“豹子楊林他與小弟相契楊雄曰”至卷七27 b 3“只要選我雞石秀怒曰你詐哄誰”重複於卷七22 b 3至卷七24 b末行；《三國》卷七25 a至卷八44 b則每半葉13行每行22字，其中卷七25 a頭行“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雲長張飛心中不悅遂曰孔明年幼”至卷七27 b 9“見糧草車輛一帶火著便投小路而走夏侯蘭韓浩來救”亦重複於卷七22 a 11至卷七24 b末行，加之，卷十七46 a和50 a的《水滸》分別載有“七尺身軀氣勢雄……”和“朔風嚴凍鬥干戈……”七絕，此外，卷十七50 b“卻被亂軍殺了特來報知宋江大悅”和“嶺上又見火滅煙消且聽下面分解”之間少了3行等。

京大本和內閣本之間有些差別的問題，本來是由大內田三郎發現的，他在〈『水滸傳』版本考—『二刻英雄譜』について〉中曾懷疑京大本與內閣本不是同版書。可惜大內田未查過筑波本，未能深入研究。

其實京大本很可能是一種合璧本，大概是當重印內閣本之類時不巧沒有或損壞了《二刻英雄譜》的一些地方，京大本這些地方或是以“初刻”本的木板作了補充，或是按照“初刻”本拼湊版面重新刻版，總之這些地方與筑波本基本相同。

筆者在前稿中談的大致如上。

2 .

筆者後來得知劉世德〈雄飛館刊本《英雄譜》與《二刻英雄譜》的區別—《水滸傳》版本探索之一〉（《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用以新的材料討論相關問題，此文後來亦收錄於劉氏《水滸論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重新問世。加之，鄧雷〈再論雄飛館刊本《英雄譜》與《二刻英雄譜》的區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援引筑波本驗證劉文。下面我們不妨看一下他們談些甚麼。

2 - 1 .

劉世德先生當年在〈雄飛館刊本《英雄譜》與《二刻英雄譜》的區別—《水滸傳》版本探索之一〉中用的新材料是他朋友的朋友借給他的殘本（參見《水滸論集》所收〈後記〉），幸存卷十三至十五和卷十八至二十，共有6卷。劉文直覺推斷這6卷殘本是雄飛館刊印的“初刻”本，並把問題集中到《水滸》上。

據說（《水滸論集》誤排頗多，今照《陰山學刊》），這6卷殘本版框高22釐米，廣12釐米，其中《水滸》高7.5釐米，廣12釐米。各卷《水滸》如此分回：卷十三第72至76回，但“第76回緊接第74回之後，沒有第75回中間隔開”，第74回回目為“宋江兵打薊州城，盧俊義大戰玉田縣”，卷十四第77至80回，卷十五第81至86回，第84回未寫回數“第八十四回”，僅寫回目，即“公孫勝再訪羅真人，沒羽箭智伏喬道清”，卷十八第100至102回，卷十九第103至106回，第104回回目為“寧海郡宋江弔孝，湧金門張順歸神”，卷二十第107至110回，第108回回目為“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各卷葉數如下：卷十三有52葉、卷十四殘存至45 a、卷十五殘存至45 a、卷十八殘存至46 a、卷十九有44葉、卷二十殘存至34 a。劉文還推斷卷十五45 a、卷十八46 a “已是末葉”。版心上端有“英雄譜”3字，卷十三和十九末葉末行沒有“十三卷終”、“英雄譜十九卷終”等字（二刻本則有，按劉文所用的二刻本是指同朋舍影印的京大本），“初刻本每半葉15行，每行13字”，這也是指《水滸》，可惜劉文沒談到這個6卷殘本卷十五42 a 至末葉是否每半葉16行每行14字。

由此來看，這6卷殘本與筑波本頗有相同之處，例如尺寸相似，筑波本卷十四、十五、十八、二十分別以45 b、45 b、46 b、37 b 為止，卷十三和十九的葉數分別是52和44。遺憾的是筑波本卷十三52 b 幾乎破掉，加之卷十九44 b 末行竟有“英雄譜十九卷終”7字。話雖如此，劉文還指出殘本《水滸》卷十五43 b 和44 a 分別載有“指揮空返盧陽戈”詩和“舉眾來歸義氣深”詩，這也跟筑波本一樣。

劉文列舉了23首詩，說6卷殘本《水滸》所載的這些詩都被二刻本刪去了，卷十五43 b 和44 a 的兩首詩也包括在內。這些詩的有無及所在基本上都與筑波本相同，參見卷十三17 b、21 a、33 a、41 b、49 b，卷十四15 a、23 b、29 b，卷十五15 a、15 b、23 a、35 a、41 b、43 b、44 a，卷十八12 b、21 b、42 b，卷十九13 b—14 a、23 a、36 b，卷二十10 a—b、25 a。僅有三處稍異：筑波本“大遼國位非天命”詩在卷十三21 a，非19 a，筑波本“英雄到此實堪憐”詩在卷十五41 b，非40 b，筑波本“宋江重賞升官日”詩在卷二十25 a，非27 a。

劉文還指出殘本《水滸》共有78條旁批，卷十三有9條、卷十四有11條、卷十五有15條、

卷十八有23條、卷十九有11條、卷二十有9條。筑波本《水滸》的旁批則如下：卷十三有9條（1 b、5 b、7 a、18 a x 2、35 a、39 b、41 b、50 a）、卷十四有11條（5 b、11 b、20 a x 2、23 b、30 a、31 a、35 b、42 b、43 a、44 b）、卷十五僅有11條（3 b、5 a、10 b、14 b、19 a、26 a、29 a、32 b x 2、33 b、44 a）、卷十八有23條（1 b、2 b、6 a、6 b、9 a、10 b、11 a、21 b、23 a、23 b x 2、24 b、25 a、26 a、29 b、30 a、31 a、32 a、32 b、36 a、38 a、40 b x 2）、卷十九有11條（4 b、5 a、10 b x 2、11 b、15 a、22 a、34 b、39 b x 2、42 a）、卷二十有9條（5 a、16 b、18 a、21 a x 2、21 b、26 a、26 b、30 a），可見只有卷十五才是明顯不同。

此外，劉文談到二刻本對殘本《水滸》進行的“文字的改動”。據說，“粗粗一看，二刻本似乎是初刻本的複印。絕大部分的字體或字跡基本上一模一樣。由於每半葉行數不同，一個是15行，一個是16行，所以複印時的拼版痕跡依稀可以辨認，但……有些字確實被改動了。／被改動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情況是，把個別的字從繁體改為簡體……目的大概在於省工和省時。／另一種情況是……重新刻寫，作為補救的手段。可是，在改寫、改刻時，卻犯了錯誤。”劉文提出的例子又見於筑波本卷十八42 a 15、卷十八45 b 1—4、卷十四34 b 15、卷十五26 a 8、卷十八6 a 2、卷十九39 b 7、卷二十一11 a 13、卷十三17 a 5、卷十三47 b 5、卷十五26 b 15、卷十八34 b 10—11、卷二十八 a 8、卷十三24 a 5、卷十五42 a 3、卷二十一21 a 6、卷十三14 b 15、卷十九14 a 6、卷十九30 b 2、卷二十23 a 2，這些地方都跟6卷殘本一樣。

總之，6卷殘本確實很像筑波本，但不足以說完全相同。據說藏主不願透露身分，那麼這個殘本的真面目說不定成為千古之謎。劉文最後指出“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二刻本整理者或出版者的用心了。他的主要目的正在於節省紙張。而刪去插入的詩篇，較之刪正文，顯然要省力得多，難怪要被他視作一條捷徑了。”

2 - 2 .

鄧雷先生在〈再論雄飛館刊本《英雄譜》與《二刻英雄譜》的區別〉中直覺推斷筑波本就是6卷殘本的“全本”，並且亦將問題集中到《水滸》上。鄧文神秘地號稱：“今筆者有幸得見筑波大學所藏的初刻《英雄譜》本的複印件”，其實筑波大學早就線上公開了“複印件”，可惜正如筆者在前稿說過，這個“複印件”拍漏了一張。鄧文說筑波本“水滸傳英雄姓氏部分有所缺失，缺失宋代良臣部分至入雲龍公孫勝這中間一段，共計一葉整”，這是誤會，如果鄧氏向藏主問問，大概就能了解到。

鄧文討論的內容主要有三個，第一，《二刻英雄譜》的集成本 and 天一本，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 and 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這兩者的底本及相互關係；第二，“初刻本與二刻本版式的異同以及拼版問題”；第三，“二刻本刪詩及節省紙張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鄧文首先經過對有關著錄的辨析宣稱：“京都大學藏本以集成本來討論，內閣文庫藏本以天一本來討論”，然後針對正文指出天一本“像集成本全書有四處漏行、竄字、竄頁的現象”：

“1．第4回竄字1行，P63（表示集成本第63頁，下同）最後1行與P64第1行中間缺

少文字，‘智深走入店裡坐下叫曰店主買酒（中缺）是行腳僧游方到此經過〔店主曰和〕，所缺文字在初刻本1／35 a〔16〕中為‘吃店主曰和尚你那裡來智深曰俺’而此處所缺文字正好是1行，在初〔二〕刻本P64的最後1行，等於說應該是P64的第1行文字至P64的最後1行”。〔二刻本卷一32b，參看本文1－3〕

“2．第31回缺字1行，P395最後1行與P396第1行中間缺，‘曰小弟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去（中缺）聽了大駭便拜武松〔慌忙答禮曰〕，所缺文字在初刻本5／11 a中，為‘後的事備細說了一遍孔明孔亮’。〔二刻本卷五10 a－b〕

“3．第64回缺字1行，P1024第11〔10〕行與第13〔11〕行中間缺，‘他這花繡急捷身材心裡五分怯（中缺）守見他這身花繡心中大喜〔問燕〕，所缺文字在初刻本11／40 a〔15〕中，為‘他月台上太守使人來叫燕青太’。〔參見二刻本卷十一37b〕

“4．第96回第1頁，P1525〔卷十七14 a〕第4行‘去必能取勝劉敏曰只可堅守令’後脫文，所脫之文正好為初刻本的半葉17／15 a，P1525第5行‘言失了關隘主將可準備黃施俊’則為初刻本另半葉17／15 b起始行。這所脫的初刻本半葉17／15 a卻接在了P1526〔卷十七14 b〕第3〔4〕行處‘人報知石祈城主將令他討救兵’〔至P1527即卷十七15 a 2‘曰劉敏敗回訴說魯成不聽我愚’為止。卷十七15 a 3則相當於筑波本卷十七16 a 1〕。’

鄧文之後說道“這4處集成本印刷錯誤的地方在天一本中也同樣出現了……但並不代表這兩個本子完全一樣，在這兩個本子中有兩處差異比較大的地方，分別是在集成本第七卷第41回P615至第八卷終以及第十七卷第99回這兩個地方。”

下面看一下詳細情況，首先是前一個地方。

“前一個地方是集成本第七卷第41回P615〔卷七25 a 1“豹子楊林他与小弟相契楊雄曰……”〕之後……變成了初刻本的版式〔是指每半葉15行每行13字〕，而且版心也從‘二刻英雄譜’變成了‘英雄譜’，……到第九卷又恢復了正常。”

“正常”是指每半葉16行每行13字。案，如筆者前稿談過（參看本文1－3），京大本《水滸》卷七25 a至卷八42 b 15“頂門打來一丈青眼快把刀一隔”為每半葉15行每行13字，不到卷九。從卷八43 a 1“那一邊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響火”遂變成每半葉16行每行14字，卷八末行即44 b 16“三軍未知後來如何竊聽下回分解”為止。這只是沿襲初刻本而已，京大本下層《三國》則卷七25 a至卷八44 b 11（即卷八最後1行）皆為“初刻本的版式”即每半葉13行每行22字。

“可以推測集成本這個地方用的是初刻本的刻版而非二刻本的。同時由於二刻本的刻版是對初刻本的拼版，所以……發生了錯亂，P615至P620第3行〔卷七27 b“……只要還我雞石秀怒曰你詐哄誰”〕與P610第3行〔卷七22 b“豹子楊林他与小弟相契楊雄曰……”〕至P614〔卷七24 b 16“……只要還我雞石秀怒曰你詐哄誰”〕的內容發生了重複，P639〔卷七37 a“深入宋江怒曰如何等待回報今……”〕至P640〔卷七37 b“……在慌急之際聽得左軍報曰石秀”〕與P641至P642的內容發生了重複，同時此處卻又漏刊了初刻本7／37〔38〕 a b〔“來了宋江看時石秀撚刀奔到馬……吊橋拽起門樓打起鼓來宋江在”〕的

一葉。”

這裡提出的兩個例子不可同日而語。其實京大本卷七竟有兩張第37葉而無第38葉，所以第二個例子與拼版問題毫無相關。此處京大本下欄的《三國》當然也缺了一葉，重複了一遍，參看筑波本卷七38 a 1 “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至38 b 15 “……百姓盡離襄陽大路往江陵而走魏延戰文聘人馬折盡”。至於第一個例子，參見本文1-3。

“而天一本在這個地方……是完整的二刻本。……而集成本卻用了初刻本的版子進行補刊，應該是集成本刊刻之時二刻本的刻版丟失或者損壞，但又不想重新造的版，只能用初刻本的版子進行補齊。”

為了慎重起見再說一遍，鄧文所謂“天一本”相當於內閣本的影印，“集成本”基本可以說是京大本的影印。

下面接著看看“在這兩個本子中有兩處差異比較大的地方”之第二。

“第二個地方是集成本第十七卷第99回卷末之處，P 1598〔50 b〕第16行‘卻被亂軍殺了特來報知宋江大悅’之後有3行文字被刪除，後面直接連著文字‘領〔=嶺〕上又見火滅煙消且聽下回分解’，文辭完全銜接不上……為的就是節省一葉的紙張。而天一本在此處卻沒刪去這3行文字，但是同樣達到了節省一葉紙張的效果……P 1871〔卷十七46 a 5-6〕刪詩1首，刪3行，P 1879〔卷十七50 a 13〕刪1首，刪3行，共刪去了6行……在20卷二刻本書中……從來沒有出現集成本這種直接對初刻本原文進行刪節的地方，相反像天一本這種對詩詞進行刪節倒是最常用的辦法〔卷十七50 a 13〕。可見，集成本的二刻版子此處有所佚失或者損壞，……在最後將原文硬生生刪去3行。”

京大本卷七45以後版心葉碼寫有“十”字如“四十五”，這與內閣本無“十”字如“四五”不同，最後一葉雖然皆是“五十”，字跡還是不一樣。不僅如此，下層《三國》正文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最後內閣本寫道“十七卷終”於下層，京大本則“英雄譜十七卷”於上層，而無“終”字。此外，內閣本第五十葉版框右端非直線，拼版的痕跡很明顯，京大本並不如此。參看本文1-2。

“最後，尚有一處可證明天一本的刊刻當在集成本之前……初刻本102回‘三大王知罡星犯吳地，特差下官領軍到來……下官與你報仇，樞密當出助戰（18/45 b）’，……天一本兩個‘下’字還是‘下’字，並沒有變成‘不’字。可見，……集成本的誤字更多，可能是在改補後的版子上再作的修補。”

因而鄧文宣布：“有鑑於此，下文……將用更接近二刻本原本的天一本來進行對照。”可見鄧文實際上將京大本看作後印的補修本，不太重視。

2 - 3 .

關於鄧文第二個論點，即“初刻本與二刻本版式的異同以及拼版問題”，鄧文首先寫道：“基本上來說，初刻本有兩種版式，一種是半葉15行，行13字，此種版式占全書的絕大部分，另一種是半葉16行，行14字，這種版式占全書的小部分。”據鄧文，占小部分的另一種版式出現於“第十五卷第86回15/42 a 至此卷終〔45 b。絕糧而死關勝從之遂分兵四面圍……。參看本文1-2〕”以及其他5個地方，即：

“第一卷卷首至第一卷第5回1/41 a”〔40 b。……深認得是江湖上使鎗棒教頭打虎〕
 “第六卷第37回6/41 a 至卷末”〔47 b。看親一遭再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
 “第八卷第47回8/43 a 至卷末”〔44 b。那一鞭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響火……〕
 “第十一卷第65回11/48 a 半葉”，加之“48 b 前5〔6〕行每行14字，其餘行皆為13字”〔足慮哉區區不才親引一枝軍馬克……馬前去剿捕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有詩為證〕
 “第十七卷第99回17/54 a b 一葉”〔即末葉。淮西軍卒散漫逃生危招德急披掛……嶺上又見火滅煙消且聽下回分解〕

然後鄧文說道“劉文中並沒有提到二刻本具體是如何拼版的，以下將具體來論述”

“〔初刻本〕無論哪一種版式，二刻本都是只對行的篇幅進行增加，增加1行，而不增加字的篇幅，也就是說初刻本的半葉是15行，行13字，那麼二刻本此處則為16行，行13字，初刻本半葉是16行，行14字，那麼二刻本此處則為17行，行14字。……/……上述提到的5處初刻本版式變動處，二刻本的變動都在書中”。

鄧文提出了5個二刻本的變動處，即卷一38 b 5-6〔深認得是江湖上使鎗棒教頭打虎/將李忠動問哥哥緣何做和尚智〕、卷六38 a 15-16〔何恐我真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看親一遭再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卷八40 a 12-13〔頂門打來一丈青眼快把刀一隔/那一鞭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響火〕、卷十一44 b 8-9〔商議童樞密道鼠竊狗盜之徒何/足慮哉區區不才親引一枝軍馬克〕與45 a 14-15〔馬前去剿捕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卻說樞密使童貫封為統軍大元〕、卷十七50 a 2-3〔入項充李袞相幫入城城內鼎沸/淮西軍卒散漫逃生危招德急披掛〕，確實比劉文更具體一點。

案，可見二刻本卷十一此處還刪去了“有詩為證”4字以及詩篇。此外，版式變動處亦見於內閣本卷二45 b 16-46 a 1“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為頭是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摸著天杜遷第”（古字內閣本作古），以及卷十五38 b 13-14“上放火燒了糧食不過三月交她/絕糧而死關勝從之遂分兵四面圍”（絕字內閣本作汜）。又案，內閣本卷八末半葉即41 b也可以說是拼版的一個例證，下層《三國》本來有空，結果《水滸》占在上下層（6行41字）。

“之所以說二刻本的刊刻是用初刻本進行拼版而不是重新的造版，有兩處證據。第一處證據是初刻本有兩種版式，而版式的變更都是以半葉為單位，很少出現半葉書中的某一行版

式變更的現象。而二刻本卻不是如此，基本上都是初刻本版式發生變動之處，二刻本只能在半葉的書中跟著同樣變動。”

如果注重拼版這一點來說，二刻本可以說“不是重新的造版”，重視個別地方經過修改，則不如說是重新的造版。

“第二處證據是在全書共有3處十分明顯的拼版時留下的版框痕跡，而這個痕跡在二刻本刊刻的過程中並未消除，這三處分別在第四卷第23回（天一本P 592〔1 b 14—15之間有一條粗線，參見筑波本卷四1 b—2 a〕）、第二十卷第109回（天一本P 2093〔23 a〕與P 2094〔23 b 7—8之間有一條粗線，參見筑波本卷二十25 a—b〕）。其中像天一本P 2093第12行與第13行中間有一條粗線，而這條粗線的左〔=右〕邊是初刻本20/24 b的一部分，粗線的右〔=左〕邊是初刻本20/25 a的一部分。”

內閣本卷四1 b的粗線又見於下層《三國》第12行頭三字“豫州牧”和第13行頭三字“也安曰”之間，果然筑波本卷四1 b末行為“豫州牧……”，2 a頭行為“也安曰……”。

“之所以拼版，毫無疑問就是為了節省紙張。／……由於二刻本의 刊刻是為了節省刊刻的紙張，所以也會出現比較奇異的版式，如天一本P 781〔—784即卷八31 a—32 b。參見下文〕為半葉17行，行13字；天一本P 1671〔=1674〕—1681〔卷十五38 b 14—42 a〕為半葉16行，行14字；天一本P 1879〔—1880即卷十七50 a 3—50 b〕為半葉16行，行14字等，但這些都極其少見，應該是刊刻過程中發生的舛誤，並非常例。”

這是為了與劉文商榷的伏筆，劉文重視二刻本刪詩才是節省紙張最主要的動力（參看本文2—1），鄧文卻指出“用初刻本進行拼版，這樣二刻本每7.5葉就能節省半葉，而刪詩總共不過154行，換算下來不過節省了5葉左右……二刻本全書共節省紙張70.5葉”。劉文只看6卷殘本《水滸》和同朋舍影印的京大本，抵不過鄧文富有材料。

2 - 4 .

可惜鄧文力求將拼版與節省紙張結合起來，似不重視木版的磨損、丟失，也忘掉了劉文談到的“省工和省時”，還忽視與下層《三國》的關係，因而最後竟說二刻本之所以出現了一些“奇異的版式”“應該是刊刻過程中發生的舛誤”，說得很簡單。其實二刻本這些版式是由於編輯上的原因或初刻本的版式不規則而生的，很可能不是舛誤，算不上奇異，參見筑波本卷八33 a 1—35 a 4，卷十五42 a 1—45 b 3，卷十七54 a 1—54 b 16等處。

要說拼版的影響，還要注意其他的地方，例如內閣本卷十五41 b版框左端不是直線，而上層《水滸》與下層《三國》之間有兩個彎曲處，這是因為下層寬度比上層大。下層第10行“累有廢立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與第11行“吾不留人不留兵不運糧自然安矣眾皆伏其言蠻人皆”之間留出不自然的間隔，這個間隔也是拼版導致的，這兩行恰好在筑波本卷十五44 b末行和45 a頭行。

上層《水滸》和下層《三國》的關係還是值得注意。比如說，內閣本卷八31 a - 32 b 《水滸》版式“為半葉17行，行13字”，即“來牢子將李逵網番在地將狗血……去李逵把落在牢裡事說一遍公……那鐵鎚曰你使的甚麼好待老爺”。跟筑波本卷八33 a 1 - 35 a 4，即“去李逵把落在牢裡事說一遍公……來牢子將李逵網番在地將狗血……那鐵鎚曰你使的甚麼好待老爺”比起來，容易發現筑波本此處竟編錯葉碼，導致錯葉，還影響到下層的《三國》。詳情見於下文3 - 3。

京大本此處採用了“初刻本”卷八33、34兩葉，但沒有錯葉，看來內閣本此處所據的底本很可能也是沒有錯葉的“初刻本”。有趣的是京大本保存的“初刻本”和筑波本卷八33、34這兩葉，寫葉碼的位置都很特殊，不在下端，與其他的葉子不同。我們可以設想“初刻本”刊印至少兩次，初印時卷八33、34兩葉由於某種原因刻得粗糙，葉碼也搞錯，後印時只能把葉碼恢復正常，未將位置搬到下端。如上所述，劉世德所見的6卷殘本雖然與筑波本相似，但嚴格說來不一定是同版，遺憾的是我們目前無法得知京大本保留的卷八33、34兩葉跟6卷殘本散失的此兩葉關係如何。

至於鄧文第三個論點，即“二刻本刪詩及節省紙張的問題”，鄧文評論劉世德對二刻本節省紙張的看法。劉氏根據6卷殘本重視刪詩，認為這就是二刻本為了節省紙張採用的一條捷徑，鄧雷根據筑波本批判劉氏的看法，指出進行拼版才能大幅度節省紙張。詳情見於上文2 - 3，不必重申一次。

3 .

談《英雄譜》諸本時，劉氏、鄧氏僅談《水滸》，未及《三國》（劉世德《〈三國志演義〉作者與版本考論》中華書局2010年版也沒談到《英雄譜》本《三國》），而大內田和筆者雖然沒有忽視《三國》，但重點還是放在《水滸》上。最近中川諭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22號（2019年）中發表論文〈『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について〉，該文指出“初刻本”《英雄譜》和《二刻英雄譜》所載《三國》的底本有兩種，第一是吳觀明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山形縣的市立米澤圖書館等處所藏《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屬於二十四卷本，有關索（南征）故事，參看五藤嵩也〈『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の版本分化〉，《名古屋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33輯，2020年），第二是鄭少垣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等處所藏《新錄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所謂二十卷繁本即花關索（認父）系統諸本之一）。此是中川氏將他在《『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中發表的見解進一步發展，這本來無可厚非，但令人擔憂的是中川先生主要在這個新的論文前一半中展開的部分內容，即對《英雄譜》諸本的看法，筆者認為尚需要商榷。

3 - 1 .

中川論文認為《英雄譜》系統的版本共有四個，據說《英雄譜》和《二刻英雄譜》的兩者都有“正本”和“覆本”（也叫作“原刻本”和“覆刻本”）。他為甚麼這麼說呢？摘要如下：

（1）氏岡先生在〈“英雄譜”諸本について〉中說《英雄譜》有兩種，就《水滸》來說

是15行本和17行本，就《三國》來說13行本和14行本，而從《水滸》來看，15行本刊印早於17行本，17行本紙張能節省得比15行本多。

筆者前稿並沒有說得這麼簡單，這麼抽象。就《三國》的正文來說，筑波本每半葉13行每行22字，始終如一；內閣本和尊經閣本是同版書，每半葉14行每行22字，亦是首尾照應，只是後者裂痕較為顯眼而已；京大本雖然以每半葉14行每行22字為主，但卷七25 a 至卷八末葉（44 b）則每半葉13行每行22字；這才是筆者前稿談的。可是中川氏將自己的理解假托以筆者之說，開始討論起來。

（2）那麼《英雄譜》有沒有其他的版本呢？再說這些本子的關係又如何？

筆者前稿正好談過這些問題，可是中川氏一字不提，卻重新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對《英雄譜》版本進行的研究是不是包含了一些改頭換面的成分？

（3）《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也叫《英雄譜》，共有四種，即筑波本、內閣本、京大本和尊經閣本。

這些事情也是筆者前稿談過的，而中川氏還是不屑一顧。中川氏是2019年才發表了這個〈『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について〉，其間劉世德有關6卷殘本《英雄譜》的論文已問世兩次，鄧雷也對《英雄譜》諸本做過討論，為甚麼中川氏連這些國外的相關研究都沒談到呢？

（4）如氏岡先生所談，《英雄譜》有兩種版本，每半葉的行數不同。本文專門要談《三國》，從《三國》來看，《英雄譜》有13行本和14行本。13行本有整個筑波本和京大本的一部分（卷7第25葉～卷8），14行本則有內閣本、京大本的多半和尊經閣本。

中川氏雖然在此談到筆者前稿，但是進行了簡單化，抽象化，結果違背事實，還把已知事實談得宛如新的發現。在下文3—2等處再談，這裡不必贅述。

（5）就13行本來說，卷8第17葉 a 面京大本的裂痕比筑波本顯眼，可見板子相同而筑波本先於京大本。不過，有些例子如卷8第12葉 a 面第10行和第11行，筑波本作「劉」字的地方京大本簡化成「刘」字，又如卷8第31葉 a 面，筑波本有裂痕而京大本無裂痕，加之京大本第7行將筑波本的「江北」誤作「江比」，可見京大本有些板子跟筑波本不同，這些板子是覆刻或翻刻筑波本的。

筆者前稿乍看僅說京大本卷七25 a 至卷八末葉雖有裂痕、磨損，但跟筑波本同版，可見京大本這些地方用以筑波本的版片進行補刊而已。中川氏也許對同版之說有意見，遂說京大本有些板子跟筑波本不同。竊謂京大本確實有些板子不如說是筑波本的翻版，中川氏說得也有道理，可惜僅舉「劉」字「刘」字「江北」「江比」為論據恐怕不夠，未能否定該半葉只是部分修改，不至於有全面翻版的可能性。其實就卷八第12葉 a 面下層《三國》來說，筑波本第3行

「靈」字和第11行「數」字也在京大本中寫成「灵」字和「数」字，京大本還把筑波本第5行「曰」字誤作「口」字，加之筑波本第7行和第13行寫有旁批，京大本此兩處卻沒有旁批。若看該半葉上層的《水滸》，還能補上幾個例子，這樣才能說部分修改的可能性不大了。卷八第31葉a面亦以此為例，不必贅述。

另外，如上所述，筑波本卷八33、34兩張有毛病，下層《三國》亦有錯葉。此正好是每半葉13行的地方，詳情見於下文3-3。可是不知為甚麼，中川氏沒有提到。

（6）就14行本來說，卷14第8葉a面尊經閣本的裂痕比內閣本大，而京大本更大，可見板子相同而內閣本最早，尊經閣本其次，京大本最晚。從整體來看，尊經閣本可以說是內閣本的同版書。不過，京大本則情況不同，比如說卷1第21葉a面〔4-5〕，內閣本作「董車拔劍立於園門」，京大本則作「董卓按而立於園門」，此外，京大本簡化的字比內閣本多，例如「声」「数」「變」之類，可見京大本此處是覆刻內閣本的，版子不同。內閣本誤作「董車」，京大本修成「董卓」，京大本同時將「拔劍」誤為「按而」。

如上所述，中川氏之所以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的，其實筆者前稿也舉了幾個例子說道“京大藏本には内閣文庫蔵本を再覆刻した部分が多いであろう”（看來京大本有不少將內閣本再一次翻刻的地方）。至於京大本簡化字比內閣本多這個問題，大內田論文已經說過了。此外，就卷一21葉a面來說，最顯眼的差別大概是版心下邊的葉數寫法不同，內閣本作「二十一」，京大本則作「廿一」。

（7）“このように，京大本は4種類の版本を寄せ集めてできた本だと言える。これはすなわち，いわゆる「英雄譜本」には，13行本の正本と覆本，14行本の正本と覆本，少なくともこの4種類が存在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由此來看，京大本可以說是將4種版本拼湊而成的書。這就是說，所謂「英雄譜本」曾經至少存在4種，即13行本的正本與覆本，14行本的正本與覆本。）

中川氏在論文後半部說完《三國》的底本以後，最後又重申“筑波本，すなわち13行本を「英雄譜」と呼び，内閣本や尊經閣本，すなわち14行本を「二刻英雄譜」と呼ぶべきなのである。……「英雄譜」、「二刻英雄譜」それぞれに原刻本と覆刻本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れまで「英雄譜本」と呼ばれてきた版本には4種類が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る。”（我們需要把筑波本，即13行本稱為「英雄譜」，而把內閣本和尊經閣本，即14行本稱為「二刻英雄譜」。……「英雄譜」、「二刻英雄譜」分別有原刻本和覆刻本。從前被人叫做「英雄譜本」的版本其實共有4種。）

果たしてそうだろうか（果真是那樣嗎）？

3-2.

上面是中川氏如何思考《英雄譜》版本間關係的，可惜他的想法多少有一些問題。此節就3-1（4）、（7）提到的問題進行討論，因為其中包括中川氏論點極為獨特的地方。

中川氏主張《英雄譜》本《三國》有13行本和14行本兩種，而此兩種本子都有原本和翻本，因此《英雄譜》本一共有四種版本。這主要是根據京大本而言的，京大本《二刻英雄譜》的《三國》雖有些每半葉13行的地方，但以每半葉14行為主，是分別使用13行本和14行本的版片印出來的，而13行本和14行本的版片都有原刻的地方和翻刻的地方，因而中川氏推斷《英雄譜》的版本共有四種。

這個想法恐怕站不住腳，因為根本沒有考慮過京大本進行補版的可能性。一般來講，後印本撤換一些無法刷印的舊版，新刻版子來作為補充，這並不罕見。

再說，若中川氏之說能成立，首先要說明以下事項，比如說京大本中所見的13行翻版和14行翻版都不是補版而是利用現成並整齊的13行翻本和14行翻本的版片。可是哪裡藏有這兩種翻版的全本？哪裡曾經有過這兩種翻版的全本？跟補版比起來，設想曾有這兩種全本是否合理？

筆者談過補版之說，鄧雷也說過跟天一本〔相當於內閣本〕比起來“集成本〔相當於京大本〕的誤字更多，可能是在改補後的版子上再作的修補”。中川氏為甚麼不顧這些先行研究，而急於提出新的見解？

中川論文最後甚至說“我們需要把筑波本，即13行本稱為「英雄譜」，而把內閣本和尊經閣本，即14行本稱為「二刻英雄譜」。……「英雄譜」、「二刻英雄譜」分別有原刻本和覆刻本。從前被人叫做「英雄譜本」的版本其實共有4種。”這很像刺稻草人之類。

中川氏2020年也在〈明代の『三國英雄志傳』－『三國英雄志傳』研究序説－〉（《立正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36號）中說“いわゆる英雄譜本には四種類ある。すなわち、英雄譜原本とその覆刻本，英雄譜原本によって翻刻された二刻英雄譜の原本とその覆刻本である⁽²¹⁾。”（常說的英雄譜本其實有四種。就是說，英雄譜原本和其覆刻本，用以英雄譜原本翻刻的二刻英雄譜原本和其覆刻本⁽²¹⁾。）原注（21）只是舉了《『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について》而已。據悉此說初見於一個國際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即中川諭〈關於《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之《三國志演義》〉，《第二屆世界漢學論壇、第十七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8年版，是很耐人尋味的。

先生談所謂《英雄譜》初刻二刻都有原本翻本之說，談得宛如既成的事實，可是，這恐怕是海市蜃樓，如果要這麼說，還是先要有更多的說明。

3 - 3 .

關於《英雄譜》本《三國》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一下。

比如說，已經在上文2 - 3、3 - 1說過了，筑波本卷八33、34葉寫錯葉碼，因而上層的《水滸》和下層的《三國》都受到了影響，下面以《三國》為例，具體說明一下。卷八32葉b面最後寫道：

……回到孔明船中，〔魯〕肅曰：今日〔周〕公／瑾責罪與〔黃〕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勸，先生是

公瑾即周瑜，公覆即黃蓋，故事說苦肉計，32 b 正好是魯肅找諸葛亮責備他沒有勸阻周瑜敢打黃蓋的地方。可是33 a 卻從不相稱的小注開始：

長。孫權慕其名，召為參謀。因此／黃蓋知其能言有膽，故遣之往。

此處小注從中途開始，內容說的是關澤，顯然不相稱。而34 a 頭行則如下：

客，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也？孔明笑曰……

這樣才跟32 b 末行連成一串，而34 b 最後有小注：

按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舉孝廉，除錢唐

這樣才跟33 a 頭行連接。再看33 b 最後如下：

曹操……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你下詐降書，就中取事，敢來戲侮於

如果接著念34 a 的話，顯得不通順。而看35 a 頭行就非常通順：

吾耶！便教左右擁出斬訖報來……／……關澤大笑，面不改容……

內閣本卷八30 b 至32 b，即相當與筑波本上面所引的地方，沒有錯簡，可見內閣本拼版時修好次序，只是改寫個別字而已，例如筑波本卷八34 a 頭行的“何故袖手傍觀”，內閣本則作“何為袖手旁觀”；又如筑波本卷八35 a 頭行的“吾耶！便教左右擁出，斬訖報來”，內閣本則作“我邪！便教左右押出，斬訖報來”。此外還有些地方值得注意，筑波本卷八34 a 6 諸葛亮對魯肅說“若曰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內閣本30 b 12則作“若見公瑾，切勿言亮知之”，後者比前者好；筑波本卷八33 b 10黃蓋在降書中說“因是投書”，內閣本32 a 13則作“因是投事”，前者比後者好。另外，筑波本卷八33 a 5－6 寫道：

……是時曹操在旱寨中，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有一漁翁，別無夾帶……

內閣本31 b 9－10則作：

……是時操在旱寨中，軍士報入來，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稟曰：只有一漁翁，別無夾帶……

前者作“是時曹操”，後者作“是時操”；前者作“軍士曰”，後者作“軍士稟曰”，可見內閣本《三國》拼版時，大概不是簡單地拼湊版子，也不是簡單地把現成的書葉黏貼在版子上，而是修好版樣，因而上一行少了“曹”字；下一行多了“稟”字，這麼一來每行字數整齊，這麼個拼版的辦法或與上層的《水滸》有所不同，值得進一步研究。

4 .

除了中川諭先生以外，還有周文業先生也在《古代小說數字化二十年》中冊（中洲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中談過《英雄譜》中的《三國》，可惜談得比較簡單，也沒寫明用的版本。話雖這麼說，筆者認為還是值得關注。

4 - 1 .

周氏跟中川先生頗有交流，據說有一個軼事：“在版本數字化應用方面最突出的是日本學者中川諭，他曾說：過去人工研究一個版本要花費幾個月時間，版本數字化後，只要十幾分鐘瀏覽之後，就大致知道了。”此見於周氏書中冊，而上冊寫得更詳細。另外，他在〈前言〉中感慨地說：“20年來我曾主辦和參與主辦了18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國際研討會”，參加了海內外很多相關的研討會，出版了幾本專著，寫了一些文章。”詳情亦見於此書。閒話休題，周氏也給讀者介紹了中川氏對《英雄譜》本《三國》的看法：

“中川諭先生對此本有深入研究，最後結論是：

- 此本是“演義”系列本李卓吾本中吳觀明本和“志傳”繁本鄭少垣本的混合本。
- 此本大部分文字都採用了李卓吾本，只有卷一、三、五、九、十五少數幾頁和卷二十的全部，採用了鄭少垣本。
- 為何此本要如此複雜地採用兩種版本，中川先生認為是：編者先挑選了一個“演義”系列版本，但此本不完整，有脫卷和脫頁。於是又選了一個“志傳”系列繁本，但此本也不完整，因此只好互補編成此本。”

“演義”系列版本和“志傳”系列繁本分別相當於二十四卷本和二十卷繁本，第一個論點已見於中川氏2019年發表的〈『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について〉，第二、三個論點初見於中川氏1993年發表的〈『二刻英雄譜』の『三國志演義』について〉（《文化》第57卷第1・2號）。其實周氏對《英雄譜》本《三國》的看法與中川先生大致相同，不過也有一些不同，下面不妨看一下。

4 - 2 .

周文業對《英雄譜》本《三國》的看法約有三個獨特之處。

第一：

“……英雄譜本題署中明確寫明‘明溫陵李載贊批點’。

但要注意，二十卷並不是每卷題署都有此記錄，只有單數卷……題署有此記錄，而雙數卷……無此記錄。……仔細分析字跡可以看出，這是因為此本是兩個抄手所抄。單數卷一個抄手，雙數卷一個抄手。為何雙數卷沒有抄此題署？一個可能是抄手疏忽，一個可能

是李卓吾底本本來就如此。”

周氏恐怕忽略了《英雄譜》本把兩卷拼成一集，共有十集如甲集、乙集至癸集，這些用十干的集數寫在每個單數卷卷頭右下角。另外，由此可知周氏談的是二刻本，因為初刻本單數卷卷頭均以“明溫陵李載贇”六字為空白，卷一、三、五和十五則連“批點”二字都沒有。

第二：

“用計算機對三本文字相似度按照一百二十回計算，大部分英雄譜本是接近李卓吾本，但二十卷中有完整兩卷文字接近鄭少垣本：

- 二十卷的第十五卷，第八十五至九十回；
- 二十卷的第二十卷，第一百十五至一百二十回。

請注意，這剛好是完整的兩卷與鄭少垣本相同，按照前面分析此書由兩人抄寫，這兩卷剛好分別是兩人抄寫的。”

英雄譜本卷十五和卷二十接近鄭少垣本這個看法值得注意，與中川氏稍異，亦涉及周氏第一個論點，可惜談得很簡單。周氏還指出《英雄譜》本《三國》“第九回”〔卷一31a〕征討董卓的十八路諸侯當中第二、三路的順序與鄭少垣本以及其他“志傳”繁本相同，卻異於李卓吾本，這不會是抄手看錯行的，因為第二路寫在李卓吾本某半葉末行，而第三路寫在下半葉頭行（第五回2b-3a，參看鄭少垣本卷一26a、《英雄譜》筑波本卷一33b、內閣本和京大本卷一31a等處。筆者得知順序正如周氏所說，不過英雄譜本和李卓吾本都把鄭少垣本所謂孔紳叫做孔佃）。另外，不管初刻本還是二刻本，《英雄譜》的《三國》分為二百四十回，上面所謂“第九回”相當於通行的百二十回本中第五回的後半，而周氏對卷十五、二十附註時，已換算成百二十回本的回數，不得不說令人費解。

第三：

“為何英雄譜本要採用兩種版本？中川先生認為是李卓吾本有缺卷（第二十四卷）和缺頁，鄭少垣本也有缺卷和缺頁，這樣整理者不得已採用兩本。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李卓吾本在當時並不是稀缺版本……至於鄭少垣本……也肯定不是稀缺版本……。

對於第十五、二十卷採用鄭少垣本，用抄寫中底本周轉不開〔來〕解釋，比“底本”不全的解釋更為合理。”

周氏談原因，中川氏談結果，看來兩者並不矛盾，只不過是中川氏沒談原因而已。周氏將原因歸於書商手頭沒有足夠的資金，筆者卻認為不如說是節約開支，當年的書商恐怕沒有周氏那麼認真。周氏這二十年來將古代小說的版本數字化，並利用數字化的版本做研究，為此需要鉅款，有時幾乎周轉不開也並不奇怪。可是書商當年出版《英雄譜》的目的不會是治學，應該是牟利。另外，周氏所謂“第二十四卷”是指相當於《英雄譜》本卷二十的地方。

4 - 3 .

兩位先生對鄭少垣本如何影響到《英雄譜》本《三國》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不重視與卷十八的關係則相同。

筆者在前稿中談到卷十八末葉的問題，二刻本《三國》以“堪笑當年諸葛恪”七絕結束，內閣本與京大本相同，只是後者有些磨損、裂痕而已（43 a）。初刻本則不同（46 b），七絕之後還有三行，可惜筑波本的葉子下面有破，唯有上面尚可辨認：

孫峻已殺諸葛恪，吳主亮封峻……
侯，總統內外軍事。自此權柄……
維起兵伐魏，未知勝負如……

此三行每行頭空一格，卻不能推斷每行本來有21字，參見二刻本《三國》卷十三15 b 末4行“魏兵大半……數個軍”，雖然每行頭空1格，但每行還是22字。

筆者前稿拿夏振宇本〔卷十八79 a〕與此處做對比，是根據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所說“英雄譜本の二十四卷系本の文章を〔利用〕している部分は、夏振宇本か〔、〕あるいは吳觀明本などの「李卓吾評本」に近い”（英雄譜本利用二十四卷系本の文本之部分，接近夏振宇本、或者「李卓吾評本」如吳觀明本之類）而進行的（參看中川諭〈關於夏振宇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第十二屆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獻暨數字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3年版；中川諭〈夏振宇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について〉，《三國志研究》第8號，2013年；陳駿千〈『三國志演義』の成立史に關する考察～二十四卷系諸本に於ける「夏振宇本」の位置づけをめぐる～〉，《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40號，2019年）。下面先看一下李卓吾評本的吳觀明本第108回10 b，文本與夏振宇本大致相同。

卻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說姜維在成都，聞諸葛恪計音，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伐魏。早有細作報知司馬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們再看一下鄭少垣本《三國》卷十八35 b。

孫峻已殺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統內外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卻說西蜀姜維得諸葛恪書，奏聞後准後主，盡起漢中之兵再出師伐魏。近報遠報報來司馬昭、郭淮準備來迎，未知蜀魏二國之兵勝負如何。

請注意劃線的地方，可見鄭少垣本有些地方更接近《英雄譜》本《三國》，尤其是“已殺”和“統內”。

現在周氏和中川氏皆以吳觀明本為《英雄譜》本《三國》的主要來源，雖然部分內容來自鄭少垣本《三國》，但卷十八不算在內。筆者當然不敢僅根據這一個地方就大膽地主張《英雄譜》本《三國》卷十八的底本為鄭少垣本，只是覺得鄭少垣本與《英雄譜》本《三國》的關係或許值得重新考慮。

李卓吾評本如吳觀明本之類可以說皆是不分卷本（參看中川論〈『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について〉，《三國志研究》第11號，2016年。案中川氏在此文中提倡把吳觀明本改稱為李卓吾甲本B，與台灣的國家圖書館所藏“李卓吾甲本A”分別，然不知為何他在兩年後發表的〈『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について〉中沒有採用A B之稱，參見中川論〈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版本四大系統名稱的再定義〉，《河北學刊》2016年第1期），可是《英雄譜》本是二十卷本，它若以不分卷本為基礎，為何分成二十卷呢？

恰好鄭少垣本是二十卷本，那麼《英雄譜》本《三國》也有可能以鄭少垣本為框子，把李卓吾評本中吳觀明本的文本鑲在框裡（參看金文京〈『三國演義』版本試探—建安諸本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學》第61號，1989年），因而文本多半接近李卓吾評本，亦有一些接近鄭少垣本的地方。《英雄譜》本《三國》不採用李卓吾評本不分卷的框子，說不定與筑波本（初刻本）沒有寫明李卓吾的名字有關係。這兩個特徵都可以說是受到禁售的影響，書商不敢令人聯想到李卓吾評本。筆者不知當年禁售李卓吾書的實際效果如何，但不得不考慮這個因素（參看筆者〈談上海圖書館所藏容與堂本《水滸》〉，《文學研究》第4卷・2，2018年）。

周氏雖然也注意到李卓吾評本《三國》不分卷，《英雄譜》本跟鄭少垣本一樣分為二十卷，可惜他直覺推斷“英雄譜本上欄是《水滸傳》，而《水滸傳》是一百二十回二十卷……英雄譜本為了和《水滸傳》分卷一致，《三國演義》也採用了《水滸傳》的二十卷”，其實上層《水滸》屬於簡本系統，有田虎王慶故事，底本很可能共有二十五卷，與未加田虎王慶故事的二十卷系統繁本《水滸》無關。膾炙人口的《水滸全傳》百二十回本是不分卷的繁本，亦與《英雄譜》無關（參看筆者〈三十卷本『水滸傳』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3集，2011年）。如上所述，《英雄譜》下層比上層大，可見說起來重點算是放到《三國》上。

5 .

周文業《古代小說數字化二十年》下冊載有一些有關《水滸》的研究，據此，周氏充分理解《英雄譜》既有初刻本又有二刻本，前者現藏筑波大學，後者的藏地則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京都大学和尊經閣文庫等事情。可惜除了所謂缺失回目的問題以外，就《英雄譜》的《水滸》都沒深入思考，何況與下欄《三國》的關係呢。

研究《英雄譜》時，小川環樹、大內田三郎和筆者都未忽視上層有《水滸》而下層有《三國》這一問題，只是重點有差別而已。這是應該的，《水滸》和《三國》放在上下才是《英雄譜》，兩部作品至少都受到版式方面的影響。

筆者認為對《英雄譜》諸本還要繼續進行探索，希望今後會有機會寫〈“英雄譜”又名《三國水滸全傳》三考〉。

* 本文得到 JSPS 科學研究費補助金20K00365、21K00324。

(2022年4月30日受理, 5月11日掲載承認)